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赤脚行走

吴驥

昨天痛痛快快地下了一场暴雨,今天又放晴了。天空一碧无际,太阳一出来,又毫不减损地释放着十足的热力,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。刚刚下过雨,小区外护城河边的绿化带,应该另有一番天地吧?

灼灼晴空下的绿化带,一湾河水流金泻玉般,岸上静立着一溜青石雕栏,雕栏上的梅兰荷菊像透着缕缕幽香似的。与护城河平行的是一条用灰色石块铺就的小路,屈曲绵长,经雨水冲刷后光洁一新。小路的东边错杂生长着许多树,竹子、雪松、梧桐、香樟、合欢树……高大挺秀,绿云扰扰,仿佛刚被漂染过一般,泛着重重叠叠的光晕。此时,林荫下的灰石小路成为了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。

“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”,小路晴翠接天,浓阴匝地,空气鲜润清新,漫步其间,顿时觉得凉风习习,神清气爽。在修竹茂林的斑驳光影里,又生长着不少矮些的植物:芭蕉低眉遮颜,掩饰着嫩绿的娇羞;冬青风姿绰约,舞弄着暗绿的裙裾;红的、白的、紫的木槿花、紫薇花,瀑布般悄悄怒放。树丛中的绿草栖迟偃仰,身上缀着颗颗珍珠,晶莹剔透。一些小生灵也赶趟似地来凑新凉:斑鸠、灰喜鹊、白鹁鸽在树影里叽叽喳喳、欢喜跳跃,蜻蜓、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,藏在树木高处的知了,扯开嗓子欢快地歌唱着。

举目去望,河对岸也一片亮绿,水中一簇簇芦苇,苍苍茫茫,岸上无数垂柳纷披交绕,如临水洗洗美女挽起的秀发,在护城河的柔波里映照出靓丽的绿影,一半清凌一半碧绿。后面是青黛色的古城墙,静默着,伫立着。这是一个清凉宁静的世界,绿荫隔绝了远近的杂音,屏蔽了周围的喧嚣。

一路畅快地走,突然感觉脚下有些不适,低头一看,原来是运动鞋右底裂开了一个大口,一迈步,脚就卡在了鞋底与鞋面之间,无法走动。我索性扔掉了鞋子,赤脚行走起来。走在阴凉处,湿湿凉凉、酥酥麻麻的畅快感直透心底;行在太阳下,一股来自大地的滚烫热流瞬间传导周身,迅速唤醒了我在泥土里赤脚行走的记忆。

我来自农村,小时候,总喜欢赤着脚,跟小伙伴们在雨水里嬉戏。大了点,每逢夏日雨天,赤着脚,披蓑戴笠,去放鹅牧牛、逮鱼捉虾。到了上学的年龄,没有胶鞋,天阴下雨,常常也是赤着脚,来来往往,深深浅浅,一步一个脚印,行走在家与学校之间。再后来,到了读初中的时候,在学习间隙,就跟着大人们学做农活。在清风吹拂的仲春时节,油菜摇曳着青鼓鼓的籽荚,杜鹃啼唱着“布谷布谷”的古老歌谣。一大早,我和乡亲们挽起裤角,赤脚走进水里,平整田块,播种育秧,水还有些寒气袭人。烈日当空,在一片白亮亮的水田里,我们双足入泥,分苗插秧,上烤下蒸,挥汗如雨。秧好不容易插到头,瘫坐在田埂上,再也不想起身。而后施肥、除草、灌溉,一路赤脚劳作下来,才换取了“十里西畴熟稻香”的喜人结果。

记起一个暴雨初晴的夏日午后,妈妈让我去侍弄菜园。我带上工具,赤着脚踏着泥泞来到菜园。菜园处在一个沟埂旁,菜畦高高凸起,辣秧油绿绿的,长势正旺。菜畦间积着铁锈似的潦水,发出难闻的气味。沟埂上长着蓊郁的刺槐,把靠近的辣秧笼罩在树影里,所以这些辣秧黄瘦。我脚踩污泥,排去垄间积水,砍去成荫的刺槐,就回家了。到了晚上,我脚底发痒,慢慢红肿起来。第二天,双脚肿成了小船一般,钻心得痒,高烧四十多度。到医院检查,医生诊断是遭了“粪毒”。

原来雨前,辣秧刚刚填埋了粪便。粪便中有一种丝状蛔虫,暴雨后分散在污泥浊水中。赤脚接触这种泥水,蛔虫就通过毛囊侵入皮内,引起急性炎症反应。连续一周,我高烧不退,腿和脚又生出许多亮晶晶的紫红疱疹,浑身发痒,就连嗓子也奇痒难忍,咳嗽不止。连挂了十天青霉素,才算消肿止咳。最后,整个脚蜕掉一层厚厚的皮。

走过艰辛的青春岁月,告别家乡泥土,进城读书工作,一眨眼几十年,对泥土的记忆有些模糊了。今天赤脚行走在泥土上,蓦然觉得:我脚下的这片热土,承载了我们许多的酸甜苦辣,让我们不断追忆咀嚼,渐渐省悟生命过往对我们的意义,从中获得心灵的一种慰藉、净化、滋养与回归。



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

胡峰

不久前,因承受不住连续高温天气的炙烤,我带着一家人驱车三百多公里,来到了被群山环绕的一处休闲胜地。

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新小区,四面环山,山下是一条清澈的河流,我们住的房子在一楼,房后是一个院子,因为是两套房子,相通的院子也大了许多。初来乍到,看到有这么大的院子,小孩子们兴奋地打闹起来。

山里20度的气温真是宜居,不开空调一觉就睡到天亮。早上五点多,听到姑姑和姐姐洗漱后就出门去了。随后公公、婆婆、孩子们也相继起了床,一看时间,6点出头,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,我和爱人赶紧起床观景去。

阳光从山体一侧缓缓升起,泛起的金光照在远处云雾缭绕的山顶,山势陡峭,沟壑纵横,气势磅礴。不远处,公公已从山下上来,说已经找到了钓鱼的好地方,饭后就要去钓鱼。看着老人家愉悦的表情,不禁让人感叹,难道公公就是为了钓鱼而来么?

果然,刚吃过饭,公公就拿起他的钓鱼竿,不声不响地出去了,我们也只好改变行程,跟着姑姑去山里采野韭菜,走的是一段山路,说是路,其实并不好走,是山里人走的次数多,便在荆棘丛中辟出了一条路来。

迟子建曾写道:“山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大的果品店。”而我走在山道上,除了看到树下肥嫩的野韭菜,更看到了各种菌类,山这时更像一个大的野菜店。蘑菇有红色的、黄色的、棕色的,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吃,我们每样只采摘了几朵。反倒是野韭菜,我们收获丰盛,采了足足两大袋子。

一下山,姑姑就拿着采摘的蘑菇问当地村民能不能吃?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我们心中又有了个小计划,决定抽出一个早上,带孩子们上山采蘑菇。

回到住处,孩子们看到我们采的红色蘑菇,大声地唱:“红伞伞,白杆杆,吃完一起躺板板。”我跟老公面面相觑,婆婆这时也从外面回来了,手里拎着一兜鱼,看到鱼,孩子们又兴奋起来。

我知道婆婆在家坐不住,去看公公钓鱼了,顺便带一些鱼回来先宰宰,宰鱼是婆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更像是他们之间爱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
院子里找个阴凉的地方,搬个小凳,带上小盆和剪刀,婆婆就沉浸在了宰鱼的乐趣中,看她脸上泛着光,偶尔自言自语地说上几句。除了宰鱼,婆婆还会算时间,感觉公公钓鱼有一段时间了,婆婆就再去把鱼儿兜回来。

说起来公公和婆婆的感情就像这20度的天气,不冷也不热,即便出来玩,他们每人都有各自的空间,既独立又保持一种舒适的状态。

又是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,我跟爱人驱车来到山下的镇里,这次想买一些当地新鲜的黑猪肉,打算和上次采的野韭菜一起包饺子。回到住处,姑姑已经洗好了韭菜,爱人开始调制饺子馅,我负责打下手,大家一起忙乎起来。

等饺子煮好,一家人吃过后赞不绝口,纷纷讨论是肉好还是野韭菜味更香?反正,我们吃上了一顿鲜美的饺子,当我又对饺子称赞时,姑姑和姐姐异口同声地说:“你找了一个好老公,会做饭,会干活。”

我有些羞涩起来,如果说公公和婆婆的爱用20度的气温来表示,那我跟爱人应该是22度比较合适,常常一起买菜,一起做饭,一起散步,但又保持着一种各自舒适的状态,也许这就是平常人家的人间烟火气吧。

小小的幸福

邱毅文

一听到推门声,他就主动提鞋迎上来,小孩的条件反射总在不经意间就被建立了起来。而成年人的快乐总闪现在此类零碎的瞬间。我在外工作了一整天,总想早点赶回来,他在家中被困了一日,总盼着什么时候能跑出去,我们之间仿佛就隔了一扇门,门外的人想进来,室内的你想出去,而就在我每天下班回来开门的一刹那,彼此的愿望都如愿以偿。

晚饭后,窗外依然看不到风,孩子闹着要出去透透气,那就走一走吧。道路两旁树影婆娑,有的人会联想到朱自清的荷塘月色,而小孩只会联想到害怕。他站在原地,闹腾,双眸却始终不带一滴泪。看这架势,仿佛向我发出宣言:你若不抱我,休想闲庭信步!就这样,路灯把我俩的影子越拉越长……

梦里,我以为是小孩在哭闹,醒来,方知是一场秋雨!这是立秋后的第一场雨,开窗睡觉,温度正好。此刻,眼前的妻儿都已酣睡了,不经意间,窗外已逐渐吹起了凉风……

